

# 一渡连三省 内外闻乡音

## 长城黄河在内蒙古五次拥抱

黄河一路奔流,行至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九曲环绕,一步一回头,在龙口镇,和蜿蜒于崇山峻岭间的明长城最后一次握手,便结束了在内蒙古的800多公里行程,向山西而去。

有“鸡鸣三省”之称的龙口镇,与山西河曲、陕西府谷相邻,位于这里的大口古渡,自古便是水旱西口之路的“两栖”驿站。长城脚下、黄河岸边,到口外谋生的走西口人、寻找商机的商贾、游方行走的僧侣等,在这里相遇、交流、融合,留下了多元精彩的文化印痕,深刻在这片土地,对后世产生深远的文化影响。

### 水旱西口叹前路悠悠

初春的清晨,沿着黄河一路西行,来到龙口镇大口村。这处村落南邻黄河与山西河曲县隔河相望,西靠长城与陕西府谷县为邻。

驻足四望,不远处,漂着白色冰凌的黄河水滚滚西流,蔚为大观;另一边,明长城的墩台和墙垣隐约可见,动人心魄。

这一黄河与长城“握手”之地,古时被称为“大占”,一度声名赫赫。它是明代延绥镇长城的起始处,据《延绥镇志》记载,明成化九年(1473年),延绥巡抚余子俊用了2年时间,率军修补和增筑了这段长城。

龙口镇竹里台分布有明长城1公里,边墙附近建有烽火台和敌台。明长城沿着东高西低的地势,从龙口峡谷南岸山梁绵延至河间谷地的吴峪沟,沿着宽敞的沟底,可以径直插入河曲南端,进而深入晋地腹部,战略位置颇为重要,因此,明军在吴峪沟的东西两侧边墙端分别设置了用来防御的牛角口和吴峪口。

正是因为有从河曲水西门口隔河与府谷梁龙头村相接的明长城的存在,于是在河西岸的准格尔旗有叫“大口”“辉口”的村庄。在大多数历史时期,两岸经常跨河而治,这些以“口”命名的村庄,显然是特殊历史时期的产物。

这里也是区分“口里”和“口外”的分界处之一。所谓“口”,是指明代在长城沿线开设的汉族与边境民族的“互市”关口,人们把长城以南称“口里”,长城以北称“口外”。明、清时期至民国初年,山西、陕北、河北及邻近地区居民,因经商或谋生从“口里”迁移到“口外”,成为中国近代史上最重要的人口迁徙事件之一,逐渐形成了一个特有的文化名词“走西口”。

走西口,在历史上有“旱西口”与“水西口”的说法。“旱西口”,是



以杀虎口为代表的长城众多关口,而“水西口”,则是位于黄河岸边的古渡口。在龙口镇大口村,从陕西省府谷县一路而来的“旱西口”和从山西省河曲县过黄河而来的“水西口”并存交汇。

距离大占不远处,是著名的大口古渡。对岸,则是河曲西口古渡。当年,一波又一波的走西口人,从山西河曲西口古渡上船,渡过黄河的激流险滩,从大口古渡下船,再翻越黄河背面的大山,走向茫茫的内蒙古大草原。

岸边,是远近闻名的护宁寺。寺里至今还存放着大口古渡发现的“市口碑记”,石刻碑文记录的是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为方便河曲和保德等地与蒙旗交易,在今准格尔旗大口村开设大口互市。当时,大口成为“妇子宁止,室家盈之”的富庶之地,也是当时的商贾集散之地。

### 内外闻乡音

到老龙杆前,抱一抱老龙杆,祈愿人丁安康、五谷丰登、六畜兴旺。

据说,九曲黄河灯游会习俗,是走西口的人带到准格尔的,并在这里将这一传统文化活动发扬光大。“这个传统已经延续了几代人,每年这个时候,定居在外地的人赶回家乡,十里八乡的乡邻汇聚于此。”灯游会组织者、榆树湾社社长张继明说。

除了灯游会,庙会也是准格尔地区春节的必备“节目”。每年春节过后,准格尔旗各个乡镇、村社,红火热闹的庙会“你方唱罢我登场”,一直持续到二月二。人们把对一年美好的祈盼都寄托在这些自古而来的“红火”里。

大迁徙形成了大融合。游牧文化和农耕文化发生碰撞,产生了融合文化的“火花”——漫瀚调。作为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蒙古调儿汉歌词”特点的漫瀚调,因为是由蒙汉民族共同创造的,因此具有唯一性。

如今,漫瀚调也在广泛汲取不同传统艺术的营养,尝试着多元化表达。前不久,伴随着脍炙人口的漫瀚调,一场“混搭”了二胡、马头琴、唢呐等民族乐器的大型民族交响音乐会——《黄河长城在这里握手》,在内蒙古艺术剧院倾情上演。音乐会以“黄河”“长城”为核心元素,融合合唱、对唱等多种表演形式,展示了北疆文化深厚的历史底蕴和无穷魅力。

准格尔旗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韩燕介绍,正因为黄河文化与长城文化,使准格尔文化具有“东西南北”交融的特质。“黄河河谷是文化交流的通道,沿黄地区借由这条母亲河实现高频高效的文化交融。这在准格尔旗表现得非常突出,位于黄河上游的西北地区的民风民俗,位于黄河下游的华北地区的民风民俗,在准格尔旗都能找到痕迹。这就是黄河的‘串联’作用。”韩燕说。

(下转7版)